

戈寶權 著

蘇聯文學講話

讀者書店印行

蘇聯文學講話

戈實權 著



讀者書店印行

目 錄

蘇聯文學是怎樣一種文學？	一
蘇聯文學的主潮是什麼？	八
蘇聯文學是怎樣發展和成長的？	一六
高爾基對蘇聯文學貢獻了什麼？	二六
反映在蘇聯文學中的國內戰爭	三五
反映在蘇聯文學中的社會主義建設	四五
反映在蘇聯文學中的偉大衛國戰爭	五五
反映在蘇聯文學中的歷史題材及其他	七〇

蘇聯文學是怎樣一種文學？

蘇聯文學中的許多代表的作品，都早已被介紹過來，成為我們一份最好的精神食糧了。當你走進任何一家新書店時，你就可以看見很多這類的書籍：這兒是一本高爾基的「母親」，那兒是一本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或者是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四卷書並列在一起的，那是蕭洛霍夫的巨著「靜靜的頓河」。假如你看得更仔細一點，你還可以發現許多蘇聯民族作家的作品：像「蘆笛集」，就是白俄羅斯民族詩人楊卡·庫巴拉的詩集；像「前線」，就是烏克蘭劇作家考納楚克榮耀史大林文藝獎金的劇本；又如「給頓河的兒子們」，就是中央亞細亞喀薩克斯坦草原上的一位年老的人，民歌者江布爾的詩歌作品集。你也許早就讀過這些作品，你也許正準備開始讀這些作品，那我就問你一個問題：「蘇聯文學是怎樣一種文學？」我想，這個問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清楚回答出來的，因為很多人常把「蘇聯文學」和「俄國文學」兩個名詞混亂起來，這就正像「俄國」、「蘇俄」和「蘇聯」，對於很多人是三個分辨不清的名詞一樣。

「蘇聯文學是怎樣一種文學呢？」

從它的歷史來講，這是現在世界上最年青的一種文學，直到目前為止，它還不過才有三十年^半的歷史。它的年齡雖然小，但是它在短短的三十年中間所獲得的成就和對於全世界文學

的影響，却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文學。高爾基在論蘇聯文學的時候，曾經這樣講過：

「俄國資產階級的文學，從十八世紀末葉算起，爲了要能够立定腳根和給生活以相當的影響，差不多化了將近一百年的功夫。蘇聯革命的文學，則在十五年中間就達到了這種影響。」（見一九三四年高爾基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關於蘇聯文學的報告）

蘇聯文學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三十年中間獲得這樣非常的成功，和在二十世紀初葉的世界文壇上起了很大的影響，這並不是偶然的。日丹諾夫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的演說中，就曾給它作了個很扼要而又確切的解釋：

「蘇聯文學的成功，是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而成功的。它的成長，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和成績的反映。我們的文學，是各民族和各國家文學當中最年青的一種文學。然而它却又是最有思想、最先進和最革命的文學。除去蘇聯文學之外，沒有並且也從來未曾有過一種文學，它能組織勞動者和被壓迫者，爲了徹底消滅一切形式剝削和僱傭奴隸制度的壓迫而鬥爭。沒有並且也從來未曾有過一種文學，它是以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生活及他們爲了社會主義的鬥爭來作爲文藝作品的題材的基礎的。在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找出這種擁護和主張各民族勞動者平等，主張婦女平等的文學，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裏面，沒有並且也不能有這樣一種文學，它像蘇聯文學這樣真正徹底地去反對各種黑暗、各種神秘以及各種僧道和魔道的。」

「這種先進的、有思想的而又革命的文學，能够成爲而且已經成爲現實的，這就只有蘇聯文學——它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所產生出來的骨肉」。

蘇聯文學雖然只有三十年的歷史，但遠在這以前，就有不少優秀的俄國作家在爲了它的誕生和成長而鬥爭。像大文豪高爾基，一向就被視爲是「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奠基者」。遠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經充溢了後來蘇聯文學中所具有的那種崇高的革命的理想，而他在一九〇六年亡命期間所寫的長篇小說「母親」，更是蘇聯文學中一部經典的作品，它曾經教育了成代的讀者和革命家，甚至列寧也稱讚它是本「極合時宜的書」。高爾基不僅爲蘇聯文學奠定了基礎，在十月革命之後，他更貢獻出他全部的精力，爲了蘇聯文學的建設作過積極的鬥爭。

其實，蘇聯文學不僅是一種最年青和最先進的文學，它還是一種最富於思想性的文學。它是世界文學中一切進步思想的承繼者，尤其是俄國十九世紀民主主義文學的優秀傳統的承繼者。它繼續發展了俄國革命民主文學「爲人民而藝術」和現實主義的路線，它充滿了樂觀主義、崇高的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並且它的作品，是富有高度教育意義的。日丹諾夫在去年七月間（指一九四六年）所作的一個關於蘇聯文學的報告中，也曾指出了蘇聯文學所繼承的這種傳統和它的深刻的教育意義：

「……我們蘇聯的文化，就是在批評地改造過的過去文化遺產的基礎上發生、發展而達到繁榮的。……從柏林斯基起，俄國民主知識階層的所有優秀代表人物，都不承認有所謂「純藝術」、「爲藝術而藝術」，他們都是主張爲人民而藝術，和藝術應有高度思想性和社會意義的人。藝術決不能將自己和人民的命運分開來……」。

「你們回想一下杜布羅留波夫的文學批評論文吧，在那些文章裏，他以極大的力量指出

了文學的社會意義。整個俄國的革命民主的評論，都充滿了反對沙皇制度的不共戴天之仇的憎恨，和滲透着爲人民的基本利益、爲人民的教育、爲人民的文化、爲人民從沙皇制度的枷鎖之下得到解放而鬥爭的崇高的努力。戰鬥的藝術，要領導人民爲了人民最美好的理想而鬥爭，——俄國文學的偉大的代表人物，他們就是這樣認識文學和藝術的。契爾尼謝夫斯基……告訴我們，藝術的任務，除去認識人生之外，還有一個任務，要教人正確地去判斷這一些或是另一些社會現象。契爾尼謝夫斯基最親近的朋友和戰友杜布羅留波夫，……他竭力地宣傳現實主義及文學中的人民性的原則，他認爲藝術的基礎是現實，它是創造的源泉，藝術在社會生活中有着積極的作用，並能形成社會的意識，照杜布羅留波夫的看法，文學應該爲社會服務，應該就現實的最尖銳的問題來給人民作答覆，應該站在自己時代的思想水平之上。

「由此可見，蘇聯文學最優秀的傳統，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優秀傳統的繼續，這些傳統是有我們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柏林斯基、杜布羅留波夫、契爾尼謝夫斯基等所創造，由普列哈諾夫所繼續，再由列寧和史大林加以科學地改造和創立的。」

「……我們的文學，具有着重大的社會教育意義。……史大林稱我們作家是人類精神的工程師。這個定義是有深刻意義的。它講出了蘇聯作家爲了教育人民、爲了教育蘇聯的青年……等方面所負的重大的責任。」（見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

在蘇聯，文學被視爲是件重大的事業，它要用豐富的思想內容來教育和陶冶人民，培養起人民心中對各民族的友愛團結，對一切被壓迫與被奴役的民族的同情與援助，和鼓勵起人

民的建設激情，爲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而貢獻出他們最大的努力。用日丹諾夫的話說，它「是爲新的事業——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而服務的文學」，換句話說，也就是爲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服務的文學，所以它是強而有力的。

蘇聯文學不僅是一個最年青的、最先進的、最富有思想性的革命的文學，它同時還是一個多民族和多種語言的文學。我們應該知道，蘇聯包括着很多的民族，是由很多的民族共和國組織成的。在帝俄時代，這許多民族都處於卑下無權的地位，遭受着沙皇暴政的壓迫和大俄羅斯民族的歧視，他們不僅不能發揚他們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他們也不能用他們自己的民族語言文字來發表意見。沙皇政府更經常挑起他們中間的仇恨和戰爭，因之帝俄就有了「民族的牢獄」的稱號。但從十月革命之後，各民族都得到了解放，處於平等的地位，他們發揚了他們原有的光輝的文化和創造出新的文化來，同樣也發揚了他們的民族文學。有許多小民族，他們過去只有口傳文學，現在他們也創造了供書寫印刷用的新文字，來從事紀錄過去的口傳文學和創造新的文學了。我們過去常有一個錯誤的見解，以爲蘇聯文學就是新俄文學，是專指革命後的俄羅斯民族的文學而言，其實我們應該知道，在俄羅斯民族的文學之外，還有着同樣光輝的烏克蘭民族文學、白俄羅斯民族文學、喬治亞民族文學、阿美尼亞民族文學、阿塞拜疆民族文學、中央亞細亞各民族文學、以及其他各小民族的文學。高爾基曾經這樣講過：

「……我認爲必須指出一點，就是蘇聯文學不僅僅是俄羅斯民族的文學，而是全蘇聯的文學。既然我們兄弟共和國的文學與我們不同之點僅在於文字，……那麼，我們自然沒有權

利去輕視少數民族的文藝創作……」（見一九三四年高爾基關於蘇聯文學的報告）

這我們只要拿實際的情形來看一看：當一九三四年莫斯科舉行第一次全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時，就有來自五十多個民族的作家參加大會；並且蘇聯的文學，已用各種民族文字出版，當第一個五年計劃終結時（一九三一年），就有一百一十種文字之多，其中有很多小民族，都是第一次才有印刷的書籍的。

蘇聯現在各民族的文化，是遵循着「民族的形式和社會主義的內容」這個原則在發展的。從文學方面來講，他們一方面發揚了過去的民族文學寶藏，一方面又建立了新的民族的文學。在舊有的民族文學的寶藏中，像喬治亞大詩人蕭泰，羅斯泰凡里的史詩「虎皮騎士」，阿美尼亞民族的史詩「沙遜的大衛」，啓爾吉斯民族的史詩「瑪拉斯」，喀爾美克民族的史詩「江加爾」，像烏茲別克民族的大詩人拉伏伊，阿塞拜疆民族的大詩人尼奎米，烏克蘭民族的大詩人謝甫琴科，喬治亞民族大詩人蔡勒泰里，奧塞丁民族的大詩人赫泰古羅夫等人的詩歌作品，在今天都成了全蘇聯人民最珍貴的遺產，而他們的紀念日，則成爲全蘇聯人民的文化盛節。

還有許多蘇聯民族的人民歌者，像喀爾克民族的江布爾，達格斯坦萊斯金民族的史泰爾斯基，俄羅斯民族的克留科娃，他們只有在蘇維埃政權的時代，才重新獲得了生活的力量。像江布爾曾經這樣說道：「當我七十歲的時候，我看見了新生活的明亮的曙光，我周圍的生活沸騰起來了，我用我最好的歌，正像歌頌黃金的世紀一樣，來歌頌新生活。我感覺到週身充滿了新生的力量，我重新拿起「瑞布拉」琴。我的青春向復了，我又重新歌唱。」

現在蘇聯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光輝的民族文學，都有自己優秀的作家，像白俄羅斯民族的楊卡·庫巴拉和雅庫勃·柯拉斯，像烏克蘭民族的考納楚克、里爾斯基、鐵欽拉，像喬治亞民族的塔別哉、萊翁尼哉、契科望尼，像阿美尼亞民族的伊薩克揚、沙里揚，像阿塞拜疆民族的沙美德·伏爾共、蘇萊曼·羅斯丹，像烏茲拜克民族的加佛爾·顧里亞姆、阿伊拜克，像塔吉克民族的沙別特·摩康諾夫、摩赫泰爾·阿烏愛塞夫，……都是蘇聯民族文學當中的許多光輝的名字。而這許多民族文學的總和，就組成所謂蘇聯文學。

從此我們就不難知道，蘇聯文學究竟是怎樣一種文學。這是一種繼承了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優秀傳統的、最年青、最進步、最革命、最富於思想和最富於人民性的文學。它是生長在蘇聯人民的肥沃的「黑土」上的，並且是為人民服務的文學。

列寧遠在一九〇五年時，曾寫過一篇論文學的文章，他當時預言過這樣一種文學：

「這將會是自由的文學，因為並不是貪慾和地位，而是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對勞動者的同情，將那一批批的新力量徵調到它的隊伍裏來。這將會是自由的文學，因為它所服務的並不是飽滿的女主人公，並不是發胖發得厭煩和苦惱的「幾萬萬等人」，而是千百萬的勞動者，他們是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和它的將來。這將會是自由的文學，它要用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經驗和活的工作，充實人類革命思想的最新的字句，並造成過去的經驗……和現在的經驗之間的經常的相互關係。」

列寧此地所預言的這種自由的文學，可說是已經實現了，——這就是今天的蘇聯文學。

蘇聯文學的主潮是什麼？

在前一篇講話裏面，我已經解答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蘇聯文學是怎樣一種文學？」當時我會作了這樣一個初步的結論，說它是現在世界上的一種最年青的、最先進的、代表着多民族的文藝創造而又最富於思想性和教育意義的文學。它一方面繼承了過去世界文學的最優秀的傳統，特別是十九世紀俄國民主主義文學的優秀傳統，另一方面它又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堅實的基礎上發育和成長起來，因此，它就被稱爲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所產生出來的骨肉」，和被視爲是社會主義文化的花朵。

在現在這一篇講話裏面，我要觸到另一個問題：「蘇聯文學現在是按着什麼道路在發展？」換句話說，就是「蘇聯文學的主潮是什麼？」

蘇聯文學發展的道路，是新現實主義的道路，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這也就正是蘇聯文藝思潮的主流。也許大家要問：「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呢？」那我們最先從蘇聯作家協會的會章中，就可以找到一個最明確的解答，它這樣寫着：

在蘇維埃政權的許多年代中間，「蘇聯文學和蘇聯文學批評，……已經創造出了自己新的創作的原則。這些創作的原則，一方面是批判地攝取過去文學遺產之結果，另一方面是根據對於社會主義的勝利建設與社會主義文化的成長之研究，在社會主義現實

主義的原則中找到了它們的主要的表現。

「作爲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之基本方法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要求作家對於現實，要從其革命的發展中真實地、歷史而具體地去描寫它。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與歷史的具體性，必須和利用社會主義的精神從思想上去改造及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互相結合起來」。

這個定義，不僅指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產生的基礎，還指出了它的創作方法和所負的重大的任務。它要求作家要深刻地觀察生活，善於將現實在藝術作品中真實地、具體地表現出來，並靠了它在思想上去教育與改造廣大的人民羣衆。同樣地，我們從高爾基所寫的許多文藝論文中，也可以看到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深澈的研究。

高爾基不只是「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的奠基者」，他還又是一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建者」，他曾多次地闡明這種新的現實主義的本質，和指出它與舊的現實主義不同的地方。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實主義是十九世紀歐洲文學的產物，也是「十九世紀文學當中一個最基本、最廣泛、最多產和延續到二十世紀的潮流」，它擁有無數優秀的作家，它創造出了無數優秀的作品，並且這些作品都早已成爲全世界文學中最寶貴的遺產。這種現實主義，對現實所採取的是種批評的態度，因此就被稱爲「批評的現實主義」。它的優點，就在於它「揭發了社會的惡德，描繪出個性在家庭傳統、宗教戒條與法律條規等約束之下的「生活與遭遇」，但它也有它的缺點，這種缺點就在於「它並不能向人指示出一條逃開這種束縛的道路」，它只是批評了一切現存的現象，而沒有肯定什麼。因此，高爾基在創建蘇聯文學時，就

爲蘇聯文學不能停滯在批評的現實主義的階段，它應該作更進一步的發展，它要創造一種新的現實主義。這種新的現實主義，應該是新的社會主義現實的反映，應該富於積極性和思想性；它不僅要善於批評社會當中該否定的一切，它還應該善於指出社會當中肯定的和建設性的一面，而在人的生活、教育與改造的作用。高爾基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曾這樣說過：

「批評的現實主義，是作爲一些『多餘的人』的個人的創作而產生的。這些人不善於爲生活而鬥爭，在生活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並且或多或少地清楚意識到個人生活的無目的，於是他就把這種無目的，只理解爲一切社會生活現象和一切歷史過程的無意義。」

「我們並不因此就否認批評的現實主義所作的巨大的工作，我們重視它在文字描寫藝術中的形式上的成績，可是我們應該懂得，我們需要這種現實主義，只是爲了光照出已往的殘餘，與這些殘餘作鬥爭和根除它們。」

「但是這種現實主義的形式，在過去既沒有幫助、就是現在也不能幫助教育社會主義的個性，因爲它只是批評，而什麼都沒有加以肯定；或者呢，就更壞，回過頭來去肯定那已經被否定了的東西。」

「我們在我們勞動英雄的身上（這些人都是工人羣衆的花朵），看出了社會主義的個性，——社會主義的個性，只有在集體勞動的條件下才能發展，因爲這種勞動在自己面前提出了一個至高無上的目標——要將全世界的勞動者，從摧殘人類的資本主義的政

權之下解放出來。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認定生活是種行為，是種創造，它的目的要繼續不斷地發展人身上最寶貴的才能，以便戰勝自然界的力量，以便保衛工人的健康和促其長壽，以便享受人世的幸福；他隨着自身要求的不斷增長，想把人世完全改造，把人類都聯合在一個美滿的家庭之內。」

同樣地，高爾基在一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文，也講出了同樣的意見，說批評的現實主義對過去那種批評的態度，常是種皮相的見解，「批評地描寫過去，這較為容易，它就把作者拖到一邊去，而忽視描寫現在大規模的現象和過程的必要了」。新的現實主義呢，要求作家「爲了能更好地燭照出和明瞭過去的惡毒及難堪的卑鄙，——就必須發展那種從現在所達成的高度和從將來的偉大目標的高度去觀察過去的能力。這種崇高的觀點，必須和必定喚起一種高傲與愉快的激情；這種激情會給與我們的文學一種新的音調，幫助它創造出新的形式，創造出我們所必需的新的傾向——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毫無疑問地，這種新的現實主義，只有在社會主義實踐的事實上才能創造出來」。現在，這種新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早已創造出來了，這就是我們稱之爲蘇聯文學的主潮的東西。

在弄清了蘇聯文學的主潮——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這個問題之後，我們還可以進而講到兩個與此附帶有關的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要求作家們寫什麼和創造什麼？一個是蘇聯作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什麼？

爲了解答前一個問題，我們只要看看蘇聯三十年來的偉大的社會變革、偉大的社會主義

的建設，就可以知道蘇聯文學寫作的對象、範圍、題材和生活是多麼廣泛了。蘇聯從帝俄時代所繼承過來的，是一個工業和農業都異常落後的國家，各民族的文化停滯都在一個最低的水平上。但在這三十年的飛躍的過程中，蘇聯已經從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一躍而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工業發達和進步的國家；過去一望無垠的荒漠，現在矗立起數不盡的新的工廠、新的工業城市；在農業方面，個體農民已走上集體化的大路，「鋼鐵的馬」（指拖拉機）已代替了過去農民們的瘦馬；更進而在這個偉大的經濟建設的基礎上，就創造出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在這個偉大建設的艱苦鬥爭的過程中，就創造出和鍛鍊出新的人類和無數的勞動英雄來。這一切，都提供給蘇聯文學以新的主題和汲取不盡的題材，並豐富了和充實了它的內容。

高爾基也曾講起新舊兩種文學中的人物和題材的問題，他說：「十九世紀歐洲和俄國文學中的主要題材，就是與社會、國家、自然界相對立的個人。……我再重複一遍：革命以前的文學，其基本利主要的題材，就是個人的遭遇。這個人感覺到生活偏僻，覺得自己是社會上的多餘的人，想在社會中爲自己找尋方便的位置，但沒有找到，——於是就痛苦、死亡，或者就同他所鄙視的社會講和，或者就墮落到縱酒、自殺的道路上去」。但在蘇聯這三十年來的偉大變革中，這些舊的否定的現實，這些社會中多餘的人都早已不存在了；現在存在着的，是新的社會主義的現實，是充滿着新的希望與新的力量的集體化的勞動人民，「每個公民都有發展自己的能力、才幹與天才的廣泛的自由。現在所要求於每一個人的只有一件事：忠實於創造沒有階級的社會的英勇事業」。因此高爾基肯定地說：「我們應當選擇勞動做我

們書裏的主要英雄，換句話說，應當選擇那種具備一切現代技術力量的勞動過程所組織起來的人——這種又正在組織更輕便、更有效的勞動的人，來做我們書裏的主要英雄。我們應當知道，勞動就是創造。」

這也正如日丹諾夫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中所說的：「在我們國家裏，文藝作品的主要的英雄，就是新生活的建設者——男工人、女工人、男集體農場場員、女集體農場場員、經濟工作人員、工程師、青年團員、兒童團員。這就是我們蘇聯文學的主要典型、主要英雄。我們的文學，充滿了熱忱與壯烈。它是樂觀的，而這種樂觀並不是一種什麼動物式的內在本身的感覺。它的樂觀是實實在在的，因為它是上升的階級，唯一的進步和前進的階級的文學。我們蘇聯文學，是為新的事業——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而服務的文學，所以它強而有力量。」

現在進而再講一講蘇聯作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在蘇聯，作家被稱為是「人類精神的工程師」（史大林語），是最被人尊敬的，因為他們要拿他們最好和最成功的作品，來反映出偉大的社會變革和建設；要拿他們的作品來教育千百萬的勞動羣衆，來克服他們心中的過去的殘餘和鼓勵他們向着新的道路邁進。因此，蘇聯作家負着非常重大的責任，而他們本身就必须先具備有負起這個責任的能力和明確的觀點。

高爾基曾指出這種艱苦而又重大的責任：

「無產者的國家，應當培植出成千成萬優秀的『文化的技師』、『心靈的工程師』」

爲了把那些從全世界勞動人民手裏奪去的發展理智、才能與才領的權利，重新歸還給原主起見，這是必要的。這種在實際上可以實現的願望，就要求我們的作家，要對我們的工作和我們的社會行爲負起嚴格的責任。這不僅要我們去做現實主義文學歷來所做的「世界與人類的裁判官」、「生活的批評家」，而且還給我們一個權利去直接參加新生活的建設，參加「改變世界」的過程。每個作家既有這種權利，他就應該意識到他對於整個文學，對於文學中所不應該有的一切現象所應負的責任。——

日丹諾夫也曾着重指出蘇聯作家的自我武裝與修養的問題：

「要做人類精神上的工程師——這就是說，要積極地爲語言文字而進行鬥爭，爲作品的質量而進行鬥爭。……所以，我們在對於自己本身以及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武裝自己的思想方面，毫不懈怠的努力是最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蘇聯作家就不能改造自己讀者的思想，更不能做人類精神上的工程師。」

蘇聯作家是具備有成爲「人類精神的工程師」的環境和條件的，這首先就是蘇聯政府對於作家的關切和注意，其次就是蘇聯作家有自己集體的組織，這就是被稱爲「社會主義文化最有力的工具」的蘇聯作家協會。高爾基說道：「作家協會的建立，並不僅是爲了把作家在體力上聯合起來，而且還要在職業上把作家們聯合起來，這個聯合可以使他知道自己的集體力量。……當然，這並不是要限制個人的創作，而是要給他們以最大的可能去繼續向前作更有力的發展」。但有一點在此應該提及的，在蘇聯，作家所負的任務既然非常重大，因此社會對於作家的要求也就苛刻，他們不容許作家創造與蘇聯現實背道而馳的作品，或是毫無思